

李桥江 著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第二辑)



主编：张新泰

草原古墓与

黄金

宝藏

新疆人文地理杂志社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草原古墓与黄金宝藏

李桥江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古墓与黄金宝藏 / 李桥江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744-460-2

I. 草… II. 李… III. 民间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40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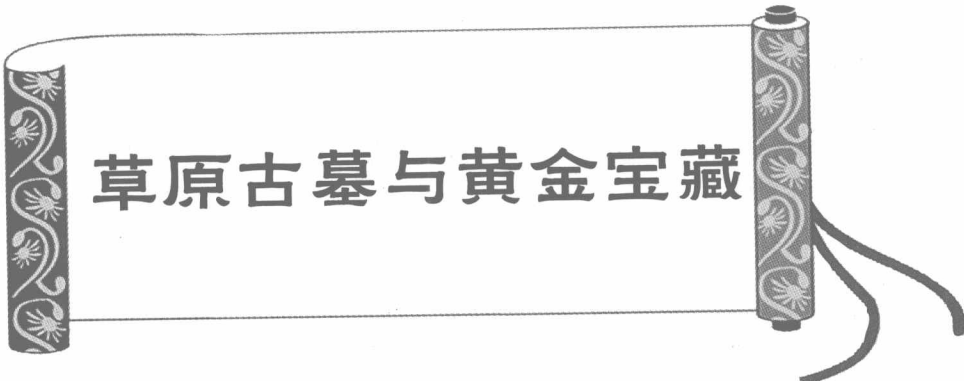
草原古墓与黄金宝藏

主 编	张新泰
著 者	李桥江
责任编辑	张雯静 王洪燕
封面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纪旭艳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7.5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4-460-2
定 价	28.00 元



草原古墓与黄金宝藏	1
宝石出天山	6
海蓝宝石的魅力	11
海蓝宝石碧玺与富蕴	13
揭秘洋海古墓	18
寻找沙雅黄金城	24
彩陶透露新疆史前人类的信息	29
罗布泊与消失的楼兰人	34
探秘史前新疆欧罗巴人	43
帕米尔人家	51
帕米尔高原的古道	56

寻找塔里木河之源	62
寻找左公柳	67
雅丹或者魔鬼城纪事	72
盐水关:逝去的硝烟	76
燕子山下的秘密	80
张大千《风荷鸳鸯图》传奇	85
柘厥关回响	90
穿越时空的苏巴什	94
鲁克依金矿采金人	99
叶尔羌河畔捡玉人	101
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	104
塔尔巴哈台山探宝记	106
探寻唐王城	111



草原古墓与黄金宝藏

在新疆北部的草原山野之间,埋藏着许多大小不一、年代久远的古墓。这些神秘的古墓有的像小山一样耸立在野草萋萋的草原上,有的像随意堆砌的石碓与苍茫的大山融为一体,而有些则像成片连块的石圈,常年累月地藏在了时间深处。

还在 2002 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北疆一个叫沙孜的草原采访。夕阳西下,沙孜草原弥漫着浓郁的草鲜气,成群牛羊在草原腹地的 3 座小山旁悠然自得地吃草,一位正在放牧的牧民用神秘的口吻告诉我说那是 3 座古墓,传说里面有黄金。

其实在这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听到过牧民们谈论起草原古墓里埋藏有大量黄金宝藏的传说,有的人甚至说里边黄金多得要用很多峰骆驼才能驮完,听起来免不了让人耳热心跳。这些围绕草原古墓黄金宝藏的传说是真的吗?草原古墓中埋藏的是些什么人哪?

夕阳、黄金、古墓、畜群以及充满野性色彩的大草原,不禁让我想起那些年代久远的历史传说。从那时起,我就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这些草原古墓,并收集草原古墓黄金宝藏的有关信息。

2007 年初春,我来到新疆考古研究所,得知考古所抢救性地发掘伊犁河谷草原古墓工作从 2002 年开始,现在仍在进行中。此次的采访或许将为读者了解传说中的



草原古墓的黄金宝藏开启一条时光隧道。

草原古墓黄金宝藏传说真伪

多次前往中亚地区进行访问研究的新疆考古所研究员吕恩国,一直对草原古墓埋藏有大量的黄金之说深信不疑。

截止 2006 年,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在伊犁河谷挖掘了上千座草原古墓,这在世界中亚考古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遗憾的是他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却非常少,盗墓者在很久以前就洗劫了古墓,他们的目的就是盗窃古墓中随葬的黄金。

1993 年,吕恩国在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研究,正巧赶上 1978 年苏联考古工作人员从伊塞克古墓群发掘出来的金器展览,一座斯基泰人古墓出土的 8000 多件金器,占满了整座展厅,这次轰动世界的展览,不禁让吕恩国想起新疆草原上同一类型的古墓藏。2004 年,中亚斋桑泊地区考古发掘过程中再次出土了大批斯基泰人黄金。

据了解,最早记录中亚黄金宝藏的人是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在公元前 4 世纪完成的《历史》一书中就记载了有关斯基泰人的一个传说:希罗多德认为阿勒泰盛产黄金,阿勒泰的黄金是由狮身鹰头兽格立芬守护的,格立芬应该是斯基泰人。

无独有偶,我国在伊犁河谷也曾发现过古墓黄金。那是在 1997 年,昭苏县某筑路队在波马修筑公路时,工作人员无意间在一座已经发掘过的古墓附近挖出了大量的金器,但随后就发生了民工恶性哄抢事件。后来有关部门通过强制收缴,找回 80 余件金器。但是,考古工作人员在对古墓随后的清理工作中发现,金器发掘现场没有发现墓葬。谁会在一个不相关的地方埋藏这么多的黄金呢?

从民间传说到史料记载以及近代的考古研究,都让我们相信古墓黄金宝藏的传闻是真的。

谁是古墓黄金的主人

要想揭开草原古墓黄金传说之谜,就一定要确定历史上谁曾经主宰过阿尔

泰山脉,也就是一定要确定谁是古墓葬的主人。

阿尔泰山脉地处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交界处,自古以来就以盛产黄金著称。阿勒泰在突厥语中就是“黄金”的意思,直到现在阿勒泰依然有着金山银水之说。我的一位阿勒泰朋友曾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阿勒泰人口袋里如果没有钱了,他们背上食物进山走一圈,回来时口袋里就一定会鼓鼓的。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至少也提醒我们,阿尔泰山脉的黄金在开采了数千年之后,依然无愧于“金山”的称谓。由此,人们不难想象在2000多年前,阿尔泰山脉的黄金到底有多少。

目前,流传在新疆牧区有关草原古墓主人的传说主要有两种:一种说法是草原古墓是乌孙人的墓葬;另一种说法是突厥人的墓葬。乌孙人和突厥人都曾经是游牧在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古代民族。《汉书》记载,乌孙社会“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乌孙游牧政权,东与匈奴毗邻,南与天山地区城郭诸国相接,西与大宛,北与康居接界。在史料中突厥人的出现则晚于乌孙。

那么黄金宝藏究竟是不是乌孙人留下来的呢?

2004年6月,吕恩国带队在伊犁河谷草原古墓群中发掘出一座高6.4米、直径61米的大墓。此前,发掘的贵族墓全部被盗过,并且是多次被盗掘,出土物较少。吕恩国指导着随行实习的大学生们,首先将古墓的一半清理出来,卵石下面是黄土,古墓的剖面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随后他们将整个土堆清理掉,平整的地面上露出一个宽大的墓口。顺着墓口向下一层一层地清理,大约清理到1米处时,墓室墙壁上出现了烟熏火燎的痕迹。吕恩国有些失望:很可能又是一座没有出土物的空墓,除了盗墓者还有谁能够在墓室里放火呢?

随着墓室清理工作深入进行,发现盗墓者留下的盗洞多达3个,当墓室完全暴露阳光之下,巨大的墓室内壁上烟熏火燎的痕迹让考古工作者们推断,正是由于着火而导致了墓室的塌陷,而纵火可能是盗墓者费了很大气力打通墓穴,发现有人早已捷足先登,他们出于泄忿才点燃了墓室。

但收获还是有的,墓室里众多锈渍斑斑几乎分不出形状的铁器,让考古工作者断定:古墓应该属于塞克后期或乌孙的早期墓葬。

黄金崇拜

远古人对太阳充满了狂热的崇拜,在他们看来,只有太阳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



而黄金与太阳一样,都散发着相似的神秘光芒与色彩。因而他们相信,黄金就是太阳的化身,拥有了黄金就拥有了太阳,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与财富。

因此,古代的君王都身披黄袍,用贵重的黄金来装饰自己的宫殿,他们希望自己能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一统天下。

中亚草原贵族古墓出土的大量随葬黄金,正体现出了草原先民对黄金的崇拜和敬畏之情。

大约在铁器时代早期,随着社会分工以及阶级等级的出现,黄金这种被古人赋予了浓厚的图腾色彩的金属,成为人们交易过程中通用的货币,因而,黄金的货币价值开始大于其图腾意义。

考古是为了补正历史。因此,考古工作者关注传说中的黄金宝藏,与一般人所关注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正如新疆考古所研究员吕恩国所说:“一般人关心的是古墓发掘出的黄金有多大的货币价值,但对于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来说,关心的则是随着黄金出土所带来的那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目前,来自北疆草原古墓的民间传说有很多,但我国对草原古墓的研究发掘时间却很短,而我们的邻国苏联在沙俄时代就开始着手研究中亚文明史了,特别是苏联时期的考古专家在发掘工作中,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基本上揭开了草原古墓的真相,那就是中原人崇尚的是玉,而西方人崇尚的则是黄金。

神秘隐穴

新疆考古所研究员吕恩国在哈萨克斯坦考察期间了解到,伊塞克古墓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并不是从主墓中出土的。对此,苏联考古人士做出了大胆的猜测:早期草原古墓中如果还有不曾被盗的,那么随葬品中一定会有大量的黄金存在。后期墓室的规模虽然很大,但主墓室却很少有贵重的物品。除了隐穴他们还能将宝藏埋在什么地方呢?当大量的财宝被埋入地下,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人心生非分之想。为了免遭洗劫的命运,人们开始用种种假象迷惑盗墓者。伊塞克古墓和昭苏县波马出土的黄金恰好印证了考古人士的推测:为了防止盗墓行为,古人使用了隐穴。

正像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犁河谷的考古发掘一样,可以肯定的是,早期伊塞克(或乌孙)贵族墓葬,只要没有盗墓者光顾,就会有大量的黄金出现。但是,没有盗掘过的古墓微乎其微。盗墓活动的猖獗,让古人不得不多加防备。于是,就有了隐穴

之事。伊塞克古墓葬出土的金器是因为洪水的冲刷才得以重见天日，而昭苏县波马出土的金器同样是出于偶然的原因，相信类似的情况肯定还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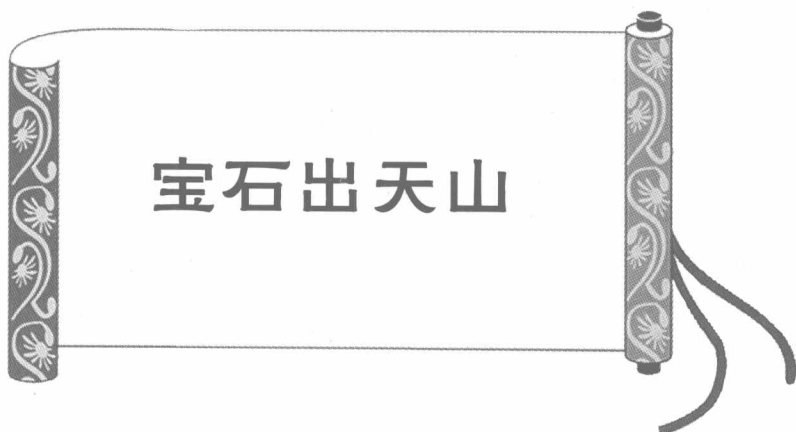
古墓依旧神秘

伊犁河谷草原古墓的考古发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发掘出的数量虽然很大，但相对于新疆北疆地区数以万计的草原古墓而言，此次发掘工作只是揭开了古代新疆文明史的冰山一角。

正如新疆考古所研究员吕恩国所说：“从此次发掘情况来看，证明水草丰美的北疆草原上有多个草原民族生活过。有史可考的曾经生活在伊犁河流域以及其他北疆地区的草原先民还有月氏、匈奴、乌孙、突厥等民族。新来者总是占据旧有者的地盘。同时，新疆历史上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民族之间存在大量的融合现象，其间还存在许多相关的问题，要想在短时间内揭开古墓黄金的秘密，显然是不现实的。”

据此次发掘材料显示，伊犁河谷草原古墓至少使用了上千年，既有史前时期塞种人的墓地，也有年代较近的突厥古墓。但可以肯定的是，散布在北疆草原上绝大多数的巨型土墩墓中，石围墓是塞克和乌孙人留下的，而且肯定有埋藏宝藏的隐穴，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伊犁河谷草原古墓前期发掘现场、器物中反映出的多种文化叠层现象，目前还在考古界和史学界存在着多种争议，仍需进行深入考证和研究。目前，随着新疆考古研究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相信将会有更多史前游牧社会的秘密从古墓中揭示出来，其中就包括现在人们所关心的草原古墓黄金宝藏。



拜城县境内的黑英山发现了红刚玉、透辉石等宝石资源,那么珍贵的宝石为何青睐拜城县?这里出产的红刚玉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红宝石呢?如果是宝石,其储量有多大?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拜城县研究基地建立的揭牌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先生说,拜城县地处塔里木盆地库车凹陷盆地内,地质构造复杂。同时,这里又位于古老的造山地块与新的地块相遇形成的弓型结合部。地壳的运动,造成新旧地块相互碰撞,随着古老的地层不断抬升,地下的秘密暴露了出来。因此,在这里发现宝石,以及大型黄金矿一点也不奇怪。

在宝石当中,排在首位的是金刚石,也称一级宝石(钻石),红刚玉以及其他宝石是二级宝石,而和田玉属于软宝玉石之列。如果在黑英山真的能够找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红刚玉矿,其价值将远远高于和田玉。

扑朔迷离红宝石

2007年5月19日,我应邀参加拜城县举办的一次采风活动。抵达拜城县的当

天夜里，我与县干部刘斌聊天时，偶然听说这几天有人进山挖红宝石。蓦然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纳闷，拜城怎么会出产红宝石呢？

两天之后，刘斌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他找到了曾经开采红宝石的当事人，今年 57 岁的当地矿产专家买买提·依明。最让人激动的是在刘斌的努力下买买提·依明答应作为向导，带领我们进山寻找红宝石。

我们驱车接他时，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买买提·依明以手头上的事情太多，抽不出时间为由拒绝上山。莫非他是为了保密，临时改变了主意，或者是天山深处根本没有宝石存在？

经过我们的劝说，买买提·依明道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个季节按照我们现有的装备，一天时间根本无法抵达宝石矿所处的位置，最重要的是进山之后随时可能遇到山洪、泥石流、塌方等意外情况。他不想带领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好奇者冒险。

我只好改变策略，答应买买提·依明我们走到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段就返回，他才勉强答应做我们的向导。

买买提·依明的奇遇

买买提·依明退休前是拜城县矿产局副局长，在 30 多年的探矿找矿生涯中，他走遍了拜城县境内的高山峡谷，堪称拜城县矿产资源的活资料库。

1976 年，他带领地质专家，在距离现黑英山乡 30 余千米的大山里发现了莹石矿。在开采莹石矿过程中，他们又发现了云母矿以及沙金。不断的发现，让买买提·依明对神秘莫测的高山峡谷充满了好奇。

1978 年 7 月的一天，买买提·依明和两位年轻的地矿工作者从正在开采的莹石矿和云母矿点出发，顺着山谷继续向前踏勘。当天夜里他们支开帐篷驻扎在海拔 3500 米处的山谷中。7 月的南疆大地如同一个大火炉，但是，大山里的气温却很低，尤其是夜里几乎降到了零度。几个人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买买提·依明走出帐篷在河边洗脸时，发现河边有一大堆奇怪的红石头，还夹杂着许多六棱形的晶体，这些石头显然是从相邻的山体上滚落下来的。他隐约意识到可能有重大发现，迅速拣起一块晶体，在河边的岩石上划了几道，岩石上留下了明显的划痕，这就说明晶体比一般岩石的硬度要高许多。

两位地质工作者也走了过来。看见这种晶体，激动得跳了起来。因为，这种晶体



往往是红刚玉的伴生矿,也就是说,发现了这种晶体就找到了红宝石的母体,珍贵的红宝石很可能就藏在晶体内。

为了证实这个发现,他们选了几块典型的石块和晶体,当天便返回了莹石矿,连夜将样品送到阿克苏地矿部门做鉴定。经过检测。这些红色的晶体和石块正是珍贵的红刚玉的母体,也就是红宝石的伴生矿。既然找到了红宝石的伴生矿,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红宝石呢?

红宝石出天山

几天之后,买买提·依明等人返回发现红色晶体的矿点时,时间已经接近中午,赤裸裸的阳光,从峡谷的上方直射到那堆红色石头塌方下来的石壁上。

不经意间,买买提·依明感觉石壁上有红光闪烁,他换了一个角度,石壁约一人高的地方果然有一团刺眼的红光。

他们来到石壁下面,很快找到了这个发光的物体:两粒像麦子一样大小的红点点镶嵌在岩石中。激动之余,他们也有些犯愁。不管这两个小红点是不是红宝石,他们都得将两粒红晶体从石壁中取出来。为了防止采集过程中地质锤砸坏这两个小家伙,他们从距离小晶体 10 厘米以外的岩体上开始一寸一寸地敲击。他们捣鼓了近 3 个小时,才将这两个小红点带着一块岩石完整地从小红壁上抠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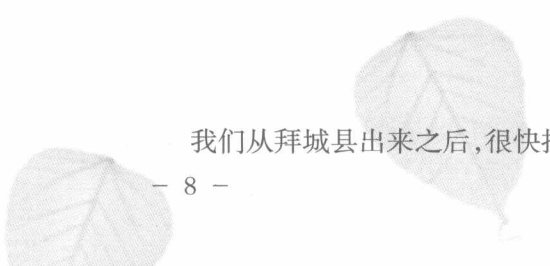
在轮流工作的间隙,他们在河边的细沙中同样发现了许多闪闪发光的红色晶体,以及黄色的沙金,只不过这些红色晶体太小了。

买买提·依明说,当时,他们几个人谁也没有见过自然界中的红宝石。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发现,包括石壁上麦粒大小的红点点是不是真的就是宝石。因为河床上几乎等同于粉末状的红色小晶体,在他们看来未免太多了。

他们把两粒晶体带着岩石一起交给了地质部门。他们很幸运,这两粒红色的晶体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红刚玉,也就是珍贵的红宝石。

注定的遗憾

我们从拜城县出来之后,很快抵达了距拜城县 45 千米的黑英山乡政府。乡党委



副书记听说我们要进山找宝石矿,摇了摇头。他的意思很明白,天山不是一个小山包,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真是这样山里的宝石早就开采光了。

但他还是陪我们进山了。

黑英山乡政府距离进入宝石矿的山口有 10 余千米路程,买买提·依明说进了山口还有大约 35 千米的路程才能抵达宝石矿附近。买买提·依明已经 3 年没有进入过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谷了,他估计我们的越野车根本无法抵达山口。

情况正如买买提·依明所预料的,我们在距离山口约百米的地方不得不改做徒步前进了。接近山口的时候,我们迎面与一股怪异的寒风相遇。呼呼啦啦的狂风裹挟着从山谷中咆哮而出的河水,让同行的彝族小伙子的日本呷皱起了眉头。

这股风之所以怪异,是因为我们踉踉跄跄地抵达谷口处的大河旁边时,突然间一丝风也没有了。买买提·依明说风其实并没有停止,只不过由于地形原因,从山谷中倾泄而出的寒风形成的气流在我们上方而已。悬崖峭壁的边上隐约可以辨认出那里曾经是一条简易沙石路。谁会在这里修路呢?

如愿宝石梦

天山深处发现红宝石的消息,首先激发了鉴定宝石的相关地质部门的开采热情。他们连续在山里勘探了两年,随后又进驻矿区进行开采,并且修建了简易公路。但是,由于成本太大,开采出来的红宝石太小,没有几年,便不了了之了。据说,他们开采出来的最大的红宝石有成人拇指大小。

1986 年买买提·依明带领大家开采云母矿的时候,又发现了透辉石(蓝宝石)矿,而且储量非常大。他随即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宝石开采公司,在山里开采蓝宝石以及其他宝石。谈到这段经历买买提·依明有些哭笑不得。

他的宝石矿开工以后,他在矿上的时候,可以开采出大块宝石;他一离开,工人们开采出的就是一些几乎没有价值的宝石碎块。后来,他的许多工人发家了,作为老板的他却支撑不下去了。工人们私藏宝石的方法很简单,找一个地方把宝石埋起来,等到矿上没人的时候,再回到埋藏地点取出宝石。

1998 年买买提·依明关闭了自己的宝石矿。另一个开宝石矿的老板管理得当很快就发财了。2001 年,这个老板 3 个月时间就采出了 108 千克宝石,其中最大的一块蓝宝石有啤酒瓶子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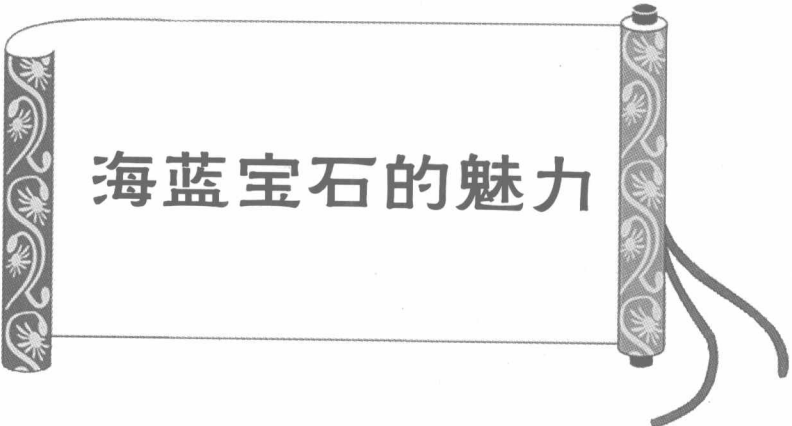
买买提·依明的运气来自 2003 年与一位上海老板的合作。上海老板出资金,买买提·依明以自己的经验和技術入股,当年他们就开采出 100 多千克宝石。那年的宝石价格是每千克 1 万多元。这期间,买买提·依明还尝试了开采红宝石,结果由于开采难度太大,他不得不放弃了。

2004 年山洪暴发冲毁了简易公路,这座神秘的宝石矿便彻底沉寂了下来。

买买提·依明说:“你们根本体会不到进入宝石矿区的难度有多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我们从山上回来的第二天,正赶上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与拜城县合作建立研究基地的揭牌仪式。这使得我有机会采访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先生。

裴荣富先生说,我们在拜城县建立合作研究基地,就是看好拜城县的矿业前景。我们期待发现具有开采价值的宝石矿,更期望能够在这里找到大型金矿。因为,与拜城相邻的乌孜别克斯坦等国都有大型、特大型金矿,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海蓝宝石的魅力

有一种东西,它能使追寻者为之疯狂,它能使拥有者光耀无比。有人把它比做爱情,有人将它喻为魔鬼。有关它的传说扑朔迷离、层出不穷,让人遐思无限、魂牵梦萦。

2006年3月20日,我在前往阿勒泰途中听到一个关于海蓝宝石的故事。有个牧民在山中放牧,眼前忽然一亮,一块岩石中竟然发出炫目的蓝色光束。牧羊人来到岩石前,反光体是夹在石头中的一块六棱体、有成人手腕粗细像海水一样透明的石头。他小心翼翼地将反光体从岩石中剥离下来,这块硕大的海蓝宝石瞬间就改变了牧羊人的命运。

这个故事让我下决心了解海蓝宝石的来龙去脉。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联系了许多打宝石的人,要么人正在山中,要么是回避采访。第4天下午,才有一位已经改行的打宝石者勉强答应接受采访。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宝石价格的上涨,这种在我国仅产于阿勒泰的海蓝宝石,引来了各路探宝者。

2000年深秋,杜红杰扛了1袋面粉,提着5千克清油,行李里夹着1把小榔头、1根炉钩状的铁钩、1把平口钳子以及食盐等用品,先搭车,然后,扛着东西翻山越岭走了两个小时,来到一个叫东山的地方开始了探宝生涯。

打宝石是个风险很大的工作。一夜暴富的人很多,失败者也不乏其人。



阿勒泰打宝石者以财力可分为两种：资金雄厚者手下有一帮工人，以开采为主；另一类是被称为“扒渣”的散户。扒渣，顾名思义，即拣矿渣。他们数人结伴而行在大户抛弃的矿渣中碰运气，夜里则躲在地窝子里。杜红杰属于扒渣者之列。

海蓝宝石属于云母、石英、长石伴生矿，有些呈矿脉分布，有的属鸡窝小矿。有经验的打宝人知道，如果发现矿脉，肯定就发了。鸡窝矿规模虽不大，但碰到一块大的，同样会发财。扒渣者除了体力投入以外，其他投入几乎为零，因此谈不上赔本，只是挣多挣少而已。开矿者，由于投入大，风险相应也大。但是，通过与杜红杰的交谈，以及此前得到的大量信息得知，由于阿勒泰蓝宝石矿脉矿点较多，打宝石血本无归者比例很小。

杜红杰每天天不亮就随着其他扒渣者离开营地前往扒渣处。阿勒泰的冬天雪很大，打宝石者每天走固定的线路，很快就能在厚达一米多深的积雪中踩出一条长达十几千米，或更长的雪道。遇到下山，打宝石者会在臀部垫个布片，或干脆直接坐在雪道上，两腿前伸控制方向，像雪橇一样滑下山去，最长的坡道可以滑出700百多米。

扒渣者与开矿者的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开矿者选剩的石料丢弃了，扒渣者便蜂拥而上，砸开每一块自认为有希望的石头。

宝石是财富，有时候也是一种祸害。在山上，不论是开矿者，还是扒渣者，轻易都不露富，也不相互打听。在宝石面前，人们几乎不谈友情亲情，眼里只有宝石。

海蓝宝石的价格以成色和大小论，好的毛料每千克十几万，差的每千克5000元上下，最次的则几百元一千克，用来加工宝石画。

杜红杰见到的最大的海蓝宝石有酒瓶大小，在山上150万元就卖了。

杜红杰说，扒渣者一旦找到拇指粗细的海蓝宝石，激动是免不了的，发现者会偷偷将宝石装进口袋，晚上再悄悄地将宝贝装进随身携带的装有其他小宝石毛料的布袋中，压在枕头底下才放心。开矿者因为投入大采出的宝石相对也较多，为防止意外，开矿者每天收工前会将当天工人打的宝石毛料收集到一起，然后在其他地方找个隐蔽处偷偷藏起来，驻地一般不存放宝石。宝石积存到一定数量，开矿者会迅速下山出手，或在山上就卖了。如果打出好的，开矿者当天就会出手。

阿勒泰打宝石者大多初冬上山，来年4月下山。在山上，一个鸡蛋卖5元钱，1千克韭菜卖几十元是常事。遇到大雪天没法扒渣，几个人就聚在地窝子打牌。

扒渣者几个月下来，运气好能弄到几万元，差的也有几千元。凡是从山上回到文明社会的打宝者，几乎都绝了再次进山的念头。但是，第二年大部分人最终还是经不住海蓝宝石的诱惑，又进山了。

据说，海蓝宝石的切割、交易主要在广州、深圳。90%以上成品销往美国等地，美国人特别喜爱阿勒泰的海蓝宝石。